



陵陽先生集卷第七

雜著

喬木亭銘并叙

年 嘯 獻之 男應復編

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官職而其  
子文正公旦為名宰相孫懿敏公素為名諫官名將  
帥曾孫鞏文忠公為記三槐堂稱其好學而文以  
世其家又為作懿敏真贊發明故國世臣之義以為  
世臣者其勳烈已著於時德望已服乎人譬之喬木  
封植之勤養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懿

敏公之父祖子孫蓋足以當之予倩張楨字仲寶循  
王五世孫追惟前烈室其旧物近又復喬木之亭蘓  
文忠公所稱王葦定國者乃銘其亭曰  
循王甲第吳山之麓勤身國機虬力蠲而不忘殺一  
念純熟三十年間種木繞屋厥木惟喬異彼樸檉爰  
自茅蕪以長以育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  
善滲漉其陰數畝萬世之福我思其人猶愛其木曾  
是比鄰弗戒樵牧僅逃斤斧容慘神辱維時聞孫有  
惻心目贖之以歸天寶從欲汎掃其庭雲漲新綠媿  
美王氏三槐鼎足日有清輝如晞膏木風有清音如

約琴筑可娛其親可庇其族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  
今以始公侯必復億萬子孫並受戩穀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  
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萬物其生維何凝沍推剝兼葭蒼  
受變乃霜露既教而况在人貧賤憂戚是為福澤德  
慧術智是為疾疾增益故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  
成不仁父母于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  
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昔哉西銘造  
化全體惟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

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宛其成矣錯  
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慄鑄發孔周匪  
玉其美伊石其力生成之德

周公謹贊

儒而俠其非牧屨而隱其幾欤違俗而贊牙玩世而  
滑稽欤吾亦不自知或隱几著書或狂歌醉墨是殆  
見吾衡氣机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在乎西湖之西  
然已見囿於筆墨矣儼幅巾而杖藜

陳玉巖真贊

爾巾猶古爾鬢未斑畫前易有易胸次不凡早歲場

屋畧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游雙溪之  
間亦有負苓相與住還怨而無極昔露机槭山空月  
朗虹貫岩

謝竹所歲寒圖

我現在昔交道寶難風雪凌芳衆卉日殫騰乃三友  
媚於歲寒松勁梅清綢繆相歡竹亦欣然枝舉葉攢  
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交竦立嶺屹三而四之  
父愈能看父矣謝子取友必端碩彼市道慨其永歎  
設圖燕坐銘詩載刊勿渝此盟以鑒以觀

學古齋箴并叙

吾壻張仲實好學者也嘗即其家教授生徒著籍頗衆束修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實繼為之今所謂學古齋者蓋其是處善之比有遠後比齋復歸張氏程則去蘓實未德孺子箴未始不同也事弥似其年仲實方念自弛使涵溉掃老屋數椽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呀唔声徹戶外鏘如鳶鵠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誦肄之服俯仰千載歎歎一室自樂其樂書來頗有驕婦翁意予欲扁舟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已之分霄壤懸絕此乃聖師

喫緊為人語然施之數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為人而為己者之私為己予疑為仲實曰今將使教者以為己之心為人學者以為人之心為己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為之箴曰  
今人與居哉、同宇古班之宙庶越而語匪好曷求匪執曷御是以君子惟古是慕學古之齋不過環堵我友寓之子去我處憲明几靜研席有所爰命二子密侍巾屨亦有求學五合六聚魚雅童贊其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慕其教伊何吾行必與非以為己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尔閉拒大匠自治為世規矩

其學伊何反躬內顧非已為人成已足務自足于已  
不外馳騫舍已而耘何有泰稔惟學惟教惟忠惟恕  
古人皆人今人則否絕今不為是謂學古咨尔學者  
目擊心悟亦惟敬哉我仲寶甫

漁父聽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穆然深思蓋託之文王  
想見其人漁者何為下船而來持願以聽既以仁稱  
夫子猶歎其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真者豈以  
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終身  
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真而不仁者也曾餘論

之未竟悵莫駐於擘音

有翅天馬圖

何年塵鏡乍昏洗金背湧出狀怪詭古空言馬生角  
今乃見馬有翅恐是渥洼種、往、感龍氣惟神飛  
行若傳兩翅何足貴相似穆天子會瑤池肉多身重  
不得飛一朝乘之超遙出六合奔風駭電那容追萬  
里一息日未時當時從官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迹往  
、有如此安用彼翅為徒留誕誑後世我願覩者  
更勿疑我聞西王母參目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尔  
石上道士閱經圖

石槃、可容膝山竹亞爐烟直捐尔書捐尔筆塔然  
坐自納息

昔朱桃椎見高士廉瞪視而其意竟莫傳言固不若  
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是語是無以問月川

張季宜像

貌古貌巾凡巾孰知其滿腹下筆如神蓋昔之勇冠  
軍而今之老斲輪也可為中國之式席上之玆然且  
弗屑方超然企涪翁而提玄真

画竹

臨風永嘯劔戟相摩大節凜然正而不阿玉立娟  
現清靜身匪兩之力本無垢塵維翠琅玕高拂晴空  
朝采之發有若長虹枝葉清潤發此華枝蒙霧之力  
而不自知

孟集虛像

黃冠野服修然於大滌天柱無何有之濱吾與之虛  
而委蛇其虛緣而葆真者歎

四虎圖

藜藿不採林有伏猛者何一旦朝無骨鯁驕雷游雪

赴此渴吻下瞰清泚有文其炳顧視有威岩下之電  
不疾而速風行草偃

画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著起視天宇參橫月落老逋之詩  
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

画猫

剪紅以聘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予敢侮

放鶴圖

放鶴兮林皋澹容與兮蕭騷欵素風而孤矯兮舞空  
中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羗欲往而從之教

翁曷為自還兮波剡、而送輒、鶴如迎兮乃下翔  
婉欲止兮鏘鳴嗷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歿歟、  
然肆可迹兮宇宙雖大將為逃吾曾不得夫白漚兮  
以為曹吾何意兮客之適與遭吾氣以為馭蓋未嘗  
去來兮彼延竝祗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鶴咏乎空庭  
兮首下而尻高我亦嗒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  
故駕部郎中捫藤先生喻公贊并序

唐詩喻鳧天宝末從駕狩蜀嘗為陵州守卒官遂家  
焉蜀之有喻從此始其俗益蕃大與牟氏世通婚姻  
如古朱陳人以為美談捫膝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



無捫翁諱煒然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屬難先父存  
齋公與舅氏名繩先後出蜀舅氏寓太湖之西山蓋  
隱于橘諸子亦能自樹立不替家聲昔陶潛嘗作外  
祖孟嘉傳某竊不自揆援此比為捫膝翁贊當求名  
筆書而刻之俾後有攷焉外諸孫年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喻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惟國與主  
已所願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兩宮北狩外詛內訌  
金虜偽旨議易宋宗我之百官若盲若聾以次署議  
屏息厥恭賊臣邦昌何等妄庸僭干天位自取其凶  
公於是時義憤填凶吾膝難弱與鐵石同誓不少屈

以仕楚宮擲筆徑去矯如鷲鴻捫膝之令走卒兒童  
不肯帝秦自以為功烏乎魯連萬夫之雄惟吾捫膝  
異代同風國有生氣炎紹再隆揭節諭蜀公來自東  
一有不合崑卧蒿蓬信意為文大篇春容時乎自寫  
紙上橫綫竒、怪、龍蛟之踪而其英烈衝斗貫虹  
奕葉詩書至無悶翁惟我祖母慶善夙種越至吾母  
信安肇封謗焉小子敢昧所從爰述斯讚傳示無窮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繆淡圃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予言衆祖備  
乃申述其意以復焉 積善曰有所為而為善必不

力能真精力萬善身一 持忍曰惟不忍於人乃  
能忍于已忍者義所為忍過事堪喜 勤儉曰勤儉  
必起家更有為已學進修貴自勉歛退貴自約 安  
分曰人生已分事猶恐不得尽雞豚認鄰母乃非  
吾分 雖然所以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  
圃其懋敬之

陵陽先生集卷之七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八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誤玷周行每竊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  
世受國恩至深至厚涓埃未報日惧空官茲者皇帝  
陛下視朔前殿諸門洞開旦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猥  
當轉對天光所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  
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蘓軾轉對條陳三事其  
一條曰唐太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

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闕碍祖宗之制自兩  
省兩制近臣六曹等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  
奏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  
亦得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攷察郡  
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伏望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  
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  
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元祐六年八  
月一日范百禄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  
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  
文班常轉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

行之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祖宗  
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朝者有數  
臣僚每次二圓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  
、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望詔執事審議轉對之  
制悉由太祖真宗旧章二臣之言大抵因轉對以通  
下情以廣上意而已臣當謹心攷觀元祐五六年間  
大小之臣類無不得其言者或八見上十事或經筵  
陳三劄此言及君德者也或議差役或爭回河此言  
及政事者也或言陝西地震或言冬温不雪或言日  
食六分之變此言及灾異者也或十九疏論章厚或

十三疏論蔡確或十數論安壽此言及小人者也或乞免浙西五穀力勝錢或乞蠲放戶部餘剩錢或乞取常平勅令刪為一書且放秋成收糶斗斛此言及民事者也或乞胎室元慶曆令內侍省取先朝帳籍比較近年用度之數或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三千六百兩此言及節用者也禁中求乳每則劉安世等言之內中朱紅車子亂行則蘓軾刺之其言及宮闈者如此皇太后親屬向宗良知邢州則蘓轍言也皇太后親屬樸斷酒務少欠官屬錢均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

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岩叟言之內批錢班幹當牛羊司劉言幹翰林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叙復中州刺史則范祖禹以為官弁興土木不可以復用一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則范祖禹又以為異端虛誕不可以成宗夫其一時更迭諫議論已有餘弁包兼容聽受已甚美而臣軾臣百祿猶憐、以復旧制議轉對為言豈過計哉忠言利行固不厭其多主道利宣固不嫌其廣也伏惟皇上陛下作其即位於今八年其所建植施置壹是皆以元祐為的而聽言一事尤極兼隆初元詔書盡復祖宗旧制間因臣僚避

對則又戒飭申嚴導人使言固已無所壅蔽乃目比  
歲頓異流傳皆謂諸臣進言稍有忤拂聖意厭憚王  
色弗怡或顧左右而言他或視屋雷而不答人臣犯  
顏逆耳本為難事藉令未能施用奈何更加沮傷遂  
使循默成風此豈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  
傳未嘗罪一言者雖中更大拂亂大傷敗而社稷之  
長久終有賴於人言然則人言何負於國倘陛下  
不察銷廢之志士忠臣寧不為之解體况外而邊事  
孔而陰和伺隙日食不見天且忘予而入冬過燠寒  
氣未效其何以興來歲寇欲相挺或能勝予而豐歲

且然既有水旱其何以善其後惟有一綫言脉所當  
極意扶持今日果已盡如元祐則聽言之法固當益  
循于元祐今日或未盡如元祐則聽言之法尤當百  
倍於元祐陛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奏與夫愚臣前  
者之條陳夔復燕間特賜觀者聖明之意必將有概  
於中其繼自今益恢聖聽毋疑其崢過而賣直毋嫌  
其立意而要名凡有苦口之言率皆虚心以改其愆  
惻忱者則欣然容受其忠實有補者則立見施其行  
或者偶非其人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當以人而  
廢言或皆無可采則川澤汚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

勿問庶幾聽言之美一與元祐同符天下幸甚臣於  
二臣無能為役特援轉對之比以寫憂愛之私干冒  
天威惟陛下幸赦狀

乾會節進銀狀武岡

彌月不遲於赫一人之有慶任士作貢丕昭萬國之  
來朝上件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地不受室式彰萬億  
年之休天用降康誕受九五福之壽品

申省乞祠狀

某本以閭疎加之闕劣荷明時曲矜於先緒而大造  
不棄於微踪擢之於患難之餘昇之以民社之寄蓋

亦自知其非據猶欲少報於殊私顧事以來尽力所  
至雖一毫未有以實惠而千里或諒其苦心顧以資  
淺望輕平時不足以鎮壓數竒命薄所至輒值于艱  
虞妖雖人興咎將誰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為自  
治之規賴廟朝遠暢於德威幸封境護清於旬扶有  
如旁郡之元惡亦為多方而悉擒尚藉覆存未聞觸  
罷茲遂書于下考正當勉於後圖外則蔽障客邪內  
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強誦之吏庶無歲月玩愒之  
風重念某鼠枝已窮馬力已竭况以跨年之久病  
凜手末路之難全深恐疾顛有辜隆使攄真烟上瀆

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敷奏縱未加于顯黜願亟昇於  
間祠得稍遂休息之私實仰拜生成之德敢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委驟加愚衷增惕伏念某素無能解見謂廷疎自  
汗省戶之華居慙忼惴比籲祠官之請實出忱真蓋  
深惧于渝涯惟必期于從欲俄蒙東櫂躡昇臬司惟  
外臺之寄最嚴而左翊之區至近地大物報岸獄頗  
滋人微望輕風稜何有况復侵於多病亦欲遂於稍  
休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渙謹此祥刑或未弃  
于微踪尚敢昇于小壘庶可效涓糜之力茲久謂生

成之恩

申省乞祠狀

某藐爾孱庸誤蒙獎拔平生夢想豈望臺即旦夕馳  
驅况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有欲稍效其疲駕逮  
此弥年居然惕日既不能悉聰明智慮坐蔽於獄成  
又不能体疾痛痲力伸於民隱振揚何有仇怨已多  
良以物望之輕祇為明指之玷載惟弱質每覺蚤衰  
自夏秋以訖冬率蓄病而寡懽况心力必凋意緒怔  
忡無非親齋和之時固已積曠瘼之咎前奏力祈於  
夙退庶幾少寔於疾顛自墮因循第增媿惕茲幸書

於下考其敢昧於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干鈞造欲  
望察其真切賜以敷陳特賦祠官俾安愚分別求時  
望以重職司誓殫香火之勤仰答乾坤之施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為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  
與溪洞相聯旧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  
防托無慮十五六而後徭省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  
溪洞而紫陽鄉都分最濶去軍縣且二百餘里其俗  
頑獷又與永邵接壤徃、惡少之所出沒迺無巡寨  
以為彈壓成辰妖寇相挺嘯聚無所控制幾至猖獗

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寧事定之餘  
倘又不知 非所以懲前事而安後患也某雖僥  
倖替去然不敢不為此邦長久之慮昨差官相度下  
有渡乃紫陽鄉要害之地遂行創立寨屋三十餘間  
及寨官衙守等皆是本軍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  
並已齊備萬畢令來欲以靖安寨為名招刺寨軍一  
百人駐紮防守見將標釘到已斷妖賊周千四等及  
其餘妖徒田產盡行籍入本寨充養軍之費或尚支  
用不敷在本軍隨時即融應副其契勘得本官旧有  
武陽寨監押一員并同管轄一員闕官歲久欲乞公



朝敷奏將上件二關省罷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溪兩鄉防托之責仍下吏部作闕許經任人差注或從本軍選辟一名庶幾此寨既建可以聯接聲勢禁仗姦暴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實為利便

大禮例庫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一兩一錢四分隨綱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厘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剗刷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舊來獎例或敷之質庫墟戶或敷之軍縣吏

胥甚至有告許敲助之名本非不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質庫墟戶之徃々停閉以避科買市井蕭然日甚一日某曩歲抵軍詢知此病應詞訖並不許告許敲助而定未能區處也緣本軍以縣為軍賦入有限無因妖寇調發官軍民兵為費不貲其不敢以一鏹一粒科擾百姓自行即融應辦皆出於常年調度之外即計愈見卑窳無可措盡遂痛行樽節浮費及供給等錢銖積寸累計見錢一萬貫者創置大禮銀綱貼助解庫一坐月收微息專一椿管不許移動無遇大禮年分收買兩項進奉銀兩除久例截撥剗制錢

外將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  
咸淳八年明堂大祀為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  
貫者比之目今市價畧同在民可無倍費庶幾稍草  
科配畝助等弊田里之間生意粗回務以仰稱者聖  
朝嚴恭大祀不瀆不擾之意本軍除以節次施行外  
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永為無窮之利  
祈兩未獲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茂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  
之田率皆告病早稻抽穗者亦多焦卷連日祈求雖  
四郊間有得雨處却未霑足萬人之命一年之計決

此數日雖已多疎方別獄訟誦行寬恤如諸牢囚繫  
勘酌疎放合催錢物等第寬減外切念繆政致蓄寶  
為守者之罪豈容恬然自處謹疏食閉閣自省應出  
入並用小輜儀物後乘並省少見身貶削之意仍備  
申詣臺乞賜申奏將其罷黜以謝千里之民

表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夏寶符炎運之興德為聖人爰記虹流之瑞  
 亨嘉之會福祿攸同申賀恭惟皇帝陛下祇遜駿猷  
 丕釐熹命文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漢舉高年尤欲  
 及人之老時億之德之純臣幸際昌期阻陪賀列周  
 而復始泰元願神笑之增罄無不冝天保收南山之  
 祝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夫弥誕厥月于其王母受茲介福

於萬斯年慶輯無彊歡生有截  
壽和太皇後陛下儉慈是宝帖澹無為在太極先自  
見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膺五日之朝瑞節相先瑶  
觴胥懌臣欣逢華旦越在黔邦聽長樂之嚴鍾莫陪  
鳴玉增泰元之何笑復見循環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古銓揭日方自慙于鶉梁在翊觀風俾載馳于駟轡  
寵光舄奕感激輪囷申謝惟民之生皆天所命本無  
不善何有于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旦之書故斯人  
侵迷閔睚麟趾之意然則臬事亦重矣安得人者以

司之禁於未然輔所不及矜異庶戮必深識聖人不  
獲已之心明清單辭類皆非俗吏所能為之事盍咨  
淑問庸受嘉師伏念臣見謂謗能粗承忠教帶衡佩  
矩僅守曲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葺良工之剗劂荷  
曲于先緒每加錄于後踪出領州麾專城良忝入  
滂省戶曲選何裨自知稱塞之難願循止足之分俞  
音汜閱誤渥更加叨乘使博之華越在帝鄉之近然  
而地大物衆曷諷度之能周人微望輕于振揚乎奚  
有覺鈇刀之甚鈍惧繡斧之莫任視事云初紉躬增  
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如舜克寬若湯得位曰

仁式廣天地之大德措刑不用方轸帝王之極功爰  
重職司以嚴甸服臣敢不明謹于獄卑既厥心送禮  
樂而有光媿曷當於華選畫衣冠而不犯惟仰贊于  
盛時

謝告奏

將命俶臨贊書申錫寵靈所被戴捧奚堪恭惟皇帝  
陛下体念臣工惠綏畿服訓詞至厚盖有三代之風  
威嚴在前不遠咫尺之地綸音逋逮節瑞以先臣自  
媿微踪驟膺隆使維丕顯休命何以對揚監于茲祥  
刑尚思勉厲

賀明堂慶成表

度九尺之筵稱秩元祀歌萬年之頌申命用休慶衍  
宗枋澤流函夏申賀恭惟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寅畏  
嚴恭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聿嚴昭事之德早服  
即文宜迄用于肇禋而畢耒于諸福臣濫將隆捐幸  
際昌辰宮廟駿奔莫贊聲明之盛邦家燕祉益祈運  
祚之長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袷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慈顏萬國咸歡  
兩宮交賀申賀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高保佑德備微

柔肅在廟之忱以思齊所以聖等如山之壽日天保  
莫不增屬載舉于綍儀庸茂迎于景貺臣親逢盛旦  
濫玷使華燕及皇天繁祉願綏于丈母于彼原隍權  
謠樂聽于老民

賀皇后殿

禮嚴上帝于皇旒璪之儀美萃中宮爰贊玉盞之祀  
萬方視福三殿均懽申賀恭惟皇后殿下文定厥祥  
柔嘉維則夙有家而警戒孝敬相成茲在廟而肅雝  
德音是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踵我朝後德之賢臣拭  
目拜榮縻身外服秉文顯相莫陪多士之睽移俗厚

倫共美二南之化

謝赦表

熙事備成禮嚴三載慶條敷宥和陽九域聖澤流行  
嘉生懽懽申謝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忠厚承家  
神感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用歛錫於庶民  
開釋無辜薰蒸極臣初將隆指即奉寬書湯網潤踈  
咸識自新之路呂刑明恤益宣不殺之仁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為春天錫東朝之壽  
宮闈輯慶海宇均懽申賀恭惟皇太后陛下秉德靜

專游神恬淡詩歌震夙生民時維姜嫄易用正中介  
福于其王母穀旦相先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  
幸際昌期敬裒善頌近畿持節莫陪長樂之儀廣內  
稱觴第想瑤池之集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爰記誕彌之節陽居大夏况逢長養之辰  
華渚流光寰區輯慶申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  
聖敬日躋億載怡愉方奉稱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  
盤石之安於萬斯年既多受祉臣欣逢盛際敬輯頌  
聲自慚周雅之使臣阻陪在列願與帝鄉之父老仰

祝殊齡

陵陽先生集卷第八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九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蘓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  
 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家之榮  
 而當已建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  
 墳寺始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  
 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  
 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羗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



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神世衡築青澗城振衝要大營  
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  
以示招內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  
寨以制明珠滅滅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  
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內  
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  
謝事矣公內劄外和恩威迭用當時變人相語此小  
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雍也或以  
龍老子大范圖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邠慶  
諸郡與屬羗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羗酋數

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  
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定  
有旧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定方  
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群博士率  
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未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  
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  
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  
公廟比十楹黝堊丹漆脩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  
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

書抵其碑記厥成謗為未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  
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  
人以為難其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  
雖觴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  
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抗方面謚曰文正  
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  
者何銘其德善也 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  
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  
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馘隻

誅卻於惟文正異世異輒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  
盛烈夏曰秋霜音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焯摧其  
角牙忠宣有廟叅錯西土分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  
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竇新之偉矣  
柱石上公之服楊休山立內祀先公爰稱廟制維垣  
啓宇光荣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粵至斯今代有  
賢孫迺厚義廩乃廣義學同忠合慮新廟攸作潔我  
牲牢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肝鬲公在帝旁玉虬  
既駕神游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  
是保千載奉常

卷九  
三  
蒼山小隱記

歛之婺源有佳士曰遜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  
遺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泊然無當  
世意蓋嘗取邵子書四、而相固為十六者上下究  
極之嘆曰世逾邈歲逾老茲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別  
業在蒼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歷、  
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畧其復  
營小隱於山之傍且疏泉自山趾以為九曲池游者  
必道池中曰橫舟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  
襲於四時佳致窈而洞崇而壇位置略如京洛好事

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鞠而搥晚香若梅松類也  
叅合四弁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靜士  
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泚縈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  
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歲春中敞霞蒸繡亭觀相  
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錯遜叟杖履日游而樂之曰  
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茗雪屬予每病世之隘小舉足  
輒值墻壁抵荆綦顧在隱約而平寬若遜叟之於蒼  
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為小隱何也東方生陽狂  
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  
蘆之下於是有大隱、朝市小隱、陵藪之論世之

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吾嘗聞  
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皆避色言之古而乾  
初九之又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而無  
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亦有  
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碩人  
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休氣象  
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于世  
遽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為大隱者  
蓋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  
靜不休於物變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

參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儻  
來忽往而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  
所稱易詩之旨固已識其大者况生紫陽之里同遯  
翁之號而九曲之池實為小隱稱首其仰高希賢尤  
切余恨未能一至其處竊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  
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復於遯叟其小也祇以為大  
與彼潭之東池離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畧遯叟曰  
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々兮言采  
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遯  
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兮肆其外而中閱紛

衆美此具備兮大莫大乎吾身吾將出王游衍兮田  
且而明歲之至密兮柘之無垠舉堪輿其猶小兮何  
况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間以諭予、曰古蓋有端  
木其氏于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  
取乎公畧曰濟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  
以語言忤物欲為稚魯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  
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為特未幾蒙莊氏所稱形如  
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

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欲故其訥也木訥類也  
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也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  
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  
有闔動發生者在于其形不干其心非所以論仁亦  
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  
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于心者  
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  
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像惻隱之心春之氣象  
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為仁  
質樸堅韌之所以為闔動發生也公畧其以形求之

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  
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々而無  
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為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  
乎紀渚氏以雞之欲聞虛憍而恃氣也應嚮景而疾  
視也養之三日使如木雞為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  
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  
厘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畧有文墨議論  
嘗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椽皆有声質直而好義志  
仁而無惡不肯媵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  
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為

以齋記

漢嘉以峩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  
奇絕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  
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于蜀  
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為當  
宝慶乙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倚親去蜀昔之善  
地莽為荆棘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  
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者儒選聞之良喜  
張仲實為予言克明薦實有氣義異乎流俗閉門讀  
書一意予學謂易六十四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

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與克  
明俱流落万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誦為易之  
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  
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体  
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強不息法  
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  
八十里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  
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強不息實相流通一息間斷人  
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法乾之自強不息而  
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吃緊用力處天之運行無已  
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絕而況他人  
學者誠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胷中有全易而理無  
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  
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悒不能進矣  
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  
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  
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左閭廢古之盪除漠以來或

為誨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  
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養咸備  
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  
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誨授士不遠千里而  
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  
貧乏則調給之喪則振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  
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  
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  
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宅于斯學于斯  
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

薦至繼承亦惟成視是守粵已亥兵戈倣擾未  
遑茲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瑞共議興學卜  
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屋三  
十楹祀文正公于其中會誨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  
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湏廩  
詹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  
松竹之間昉開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多  
提管又樽節助濟浮用增曰山僅百畝偁師資束修  
之礼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歆大德戍戍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



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于學矣至大戊申提  
管駢書來雪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  
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  
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  
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從之叩頭樂  
曰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  
十倍今人即咨爾來學書尔佩矜盍亦追思先志俛  
焉孳、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  
克有立得名為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居憐、興學  
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脩妙竹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喻弥陀淨公接待  
妙竹院淨公蚤喜画弥陀佛無為子楊次公呼之曰  
喻弥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近蓋以其姓、其  
橋也予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  
作宰堵銘具言方臘之乱淨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  
代一城之命賊悚為少戢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  
本于誠寔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其悍桀亦  
有人心寧不為之草面改圖惟善之歸乎况推之以  
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為者淨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

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寶山為弥勒像又增  
廣其居為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實始而終方知其  
畫時坐一淨室禪觀寂然見阿彌陀光明好像面後  
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於  
張忠獻趙忠簡張無忌之頌之贊皆世之鉅人元天  
也園悟勤大果真歇了皆敬重之如見在佛則佛法  
中之天知證也不亦偉歎院更多故父就摧圮幼山  
冲公提點蚤受業妙竹往來諸山遍歷僧職各有勞  
能雅意第欲弘其祖師前規以酌夙願而已乃以華  
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餘畝歸之

常住一新其院三間藏殿佛殿俗室無量壽閣廊廡  
楹檻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宛為勝處大開  
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讚圍洋洋不可勝  
紀又通船步拓蔬圃廣梅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  
提園水脩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  
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冲公年已  
八十許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用克底  
于成先是喻弥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  
五世孫煥予壻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  
也予聞冲公自称方是間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

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是間也自有此院  
未始有記真大父闕事必得記方是間也其果遂可  
間欤予願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弥陀死而不  
亡歲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忻然為之一咲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也變矣  
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諉乎數  
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莫能人足以立事式  
克底於成故垂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年大明  
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侯世

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隸姑蘓  
天寶十年始為縣石晉天祐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  
以隸至元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机自孫氏之  
亡退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欤  
自夢形黑憶地化寶坊春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  
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  
氏時鎮守司空張瑗於寺後鑿河通流寺故基去三  
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惠元珂等再  
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為普照主僧必以學行克寺僧  
凡二百餘房者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

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鬱攸此其屢變者也宝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翬飛翼歧以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予嘗為記已具載其事定其庫聽海月堂即高僧惠辯號海月法師也梵脩院嘗立觀堂即旧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之教院即旧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鉅鐘聲聞五十里而宝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為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請讚益廣善緣為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脩斯觀誦經典率以為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

脩營或捐已資或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以立事不徒諉之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予聞寶相與規度叶贊其力居多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便後者攷也况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内外故人之觀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林、總、普照院室言栖尔軍幾瓶幾錫有萬其法各開戶牖寶

以一理何殊已有而今而後闡爾弘規洞朗軒闕盡  
撤已私自然祐德遍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  
普照釋迦之殿為高棟挿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  
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  
照之中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灾稻蟹日富布  
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重脩是祈是禱悔  
過興善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劫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為君子者常少不為君子  
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為惟立教之君子以降

衆秉彝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為  
君子亦欲人之皆為君子君子多則為物之春否則  
草木當大夏而黃落分數少多之間教之淺深之驗  
也古者家塾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  
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  
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声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  
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  
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為君子  
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而化之、顏曾成德  
之闋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絕

於君子陳亢之槩有聞於君子亦得與答問私淑艾  
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  
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畧盡異端起而功利熾  
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  
多君子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子亞聖似顏子  
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  
其徒難疑答問歐然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為時雨之事淑艾自私  
獨為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  
餘於已而獨為君子也張仲實居今而學古從之者

衆乃拓學古齋之石創為使齋疏明清曠体日以舒  
教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  
而戴君帥初為之銘仲實復求予語予聞數歲來吾  
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弦  
誦之声相聞教之將盛與况欲人之為君子而幸世  
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  
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帥  
初之銘美之矣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

年 獻 獻之 男應復編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予曰歲丁丑吾廬  
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煦暄之意况先中  
丞追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雪歲一至或再至為輒傍  
徨不忍去年益老惧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土  
先人之塋側倘異時營菴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  
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侯在泊浪為影點、中卧

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  
視雲為旁近郡公謹歲時展省沃酌不廢已得為馬  
少遊尚何差乎復雖然試為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  
昆侖而旁薄求之於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  
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啓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  
歲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利爛復反  
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無極翁曰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  
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  
失之屢危矣而猶曰无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

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  
六未嘗不致其憐、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尚若穷  
於性分未云失也顧戚然以遠家事為已缺者亟圖  
維厥終使沼復菴而曰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自  
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  
里闖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鷄犬相識忻然以  
咲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楸櫨根茨牙甲於霜露之  
既降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  
惕以之煎萬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  
因思夫物潰反原以已屈之氣為方寸中之氣者則



非吾所復而得吾之為初善孰有如此抑予聞復道  
善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規其長其既復  
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亨出無疾則眉壽無  
害考終命之福也明未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  
之祥也予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盛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曰是何居好問  
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趯所謂  
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甄則  
又曰邀食為邀樂為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

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  
天、樂也人樂與人為徒者也天樂與天為徒者也  
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  
字而物異泪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寔生乎利四者盖  
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  
則相爭以奪不樂也嗚呼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  
好問胸襟洒落踈快無町畦無留藏居敢溪之上蕭  
數椽堂有老母以忘為養葵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  
可樂其性喜書畫抄夜誦有四犹子時來誦說二可  
樂之喜為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相與吟哦三可樂

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  
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巇之利交樂於天  
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為人與物孰為利與害惟其  
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強取之  
如子去者之天耶人耶天耶吾聞之歎曰吾於  
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  
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  
祭於社為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

公猶合之矣抑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  
賢於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  
其氏名與其樂行氣節備矣車牽之卒章曰高山仰  
止景行止孔子並稱之以為好賢如此、五賢之  
所立雖若不同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平學於楊  
龜山所以求仁諫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  
也叔績以一士曹椽叱睦寇宅鄉以一太學生責金  
首則又殺身仁者也壹是皆以人心天理之不可泯  
攷信史參軼聞大書深刻以風勵當世而興起後人  
蓋詩之好仁朱子有焉夫無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

孔子時已嘆其少况後乎孔子後乎朱子乎淳熙以  
來僅百餘載碑已泯漫残缺越在榛莽過者恬弗怪  
焉嗚呼可觀世變矣郡人柴君來領教事亟與周君  
謨召匠治石更刻遺文重擔穹跌視旧加嚴於是五  
賢之遺風餘烈犹有足證暫晦益彰而觀者亦改容  
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  
有補世教寔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欤二君  
皆名家後柴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兄  
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  
至今猶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某

識顛末某父子嘗先後貳嚮他日子將按部又至焉  
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為恨焉今隩伏深潛旦暮且迫  
乃常睹是刻之新獲附名於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  
止者知之事景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  
非仁俛焉孳、惟尊聞行之是務此又朱子所為推  
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詒觀者矣

重脩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  
公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蓋張巡許遠從父兄杲卿  
一輩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言惟是朝元

已亥公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  
本則上元庚子帥百僚上表請開起居西宮遂賡蓬  
川則庚子八月朔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  
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池上之  
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  
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蘓文公以為公寔規諷肅宗  
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奪  
不顧身每為朝廷爭典禮為國家折奸邪而又一正  
其本為天下後世明綱常使凡為人臣子無故遺君  
後親雖觸逆墮越卒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

容就議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諷茲  
其為天下魯公也與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即池上  
剏魯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樹表章偉矣乃  
自近歲編戶雜居庙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竒  
以今辛丑夏四月寔來為太守下車聞之矍然亟按  
祀典考郡秉躬至其處叅訂申畫而謀諸長若貳佐  
作新庙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揭虔妥  
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闋傑既用博祠下郡  
學教授周鮪以侯意屬記於陵陽年某、氓也弗獲  
辭焉嗚呼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楹而觀波光

渺泐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  
盛焄蒿愴、千載如生安知不憐遺民遺懷刻乘風  
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斲荒而興懷聳善而扶  
正如李侯之為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流俗於  
可尚矣詩士高山仰止景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  
尚毋忘斯語是為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備設明備外物莫干  
其藩厥後浸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  
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文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

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曾莫之止日蔓  
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  
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  
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游覺海會林精舍見衆衲  
方食忽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膜拜衣  
則条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  
礼失必求之野或者覘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  
而來脫隻屣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菓必美  
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  
慨於哀不覺舍然而歎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日

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  
類推將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  
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宋淳祐丙戌  
中回祿之厄無復旧觀崇教六師祖祥之所建潼川  
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為瓦礫之場至元丙子万户派  
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其相為倡師首剏鐘  
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人  
趙架閣施所居堂為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  
專以此事囑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辨大師其銖積寸  
累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旧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

風雨不到設坐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  
帙下自己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  
求文以記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彼臨化洒脫明了  
一辨大事者為何如且強立文字以傳以遠海會之  
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為普照選佛之場其有禪  
客白丹霞說若選去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  
何所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中選百於  
百之中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儀伊何人以為少  
我猶曰多有如此堂願友所造窻几靜深床坐完

好憂有疏簞冬有重席拊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  
倡一口百聲千口萬聲清徹朗、有大導師默坐然  
晏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  
頃屬善咸具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照朝夕彈  
指

紹興嵯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為風雨祭之  
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  
海也鄭司農以為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  
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旧法早則

備霄吁嗟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  
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  
四方窮陬下邑徃、而有田夫里媪日扳援叫號以  
禱以禴不惧其黷何欤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  
而兩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得  
私為嵯越之名邑也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為易  
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為尹平易近民濟以明  
敏夙夜講求民莫與為便安距縣一里有東嶽行祠  
此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虫為孽禱之明日虫周遺  
育今知神之信已愈自飭敬事神已矣夏六月大旱

早苗多槁死老農謂過處暑藉得兩晚禾不復矣今  
聞之戚曰民以食為本今視天祐然設不幸如老農  
語民且殆令獨全復走祠下願戒已壽年為百里命  
請命於神三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捲盡活苗恕長  
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我從得兩今日活我令謝曰  
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旧祠久毀神棲數瓦下  
前令李縉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今令至繼作  
正殿揭虔安靈盥荐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  
諭於衆昌圖之用答神意民又皆喜願尽力賦文屬  
役某任某事而為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煩工

徒竭作至期成焉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完翬  
飛雄峙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為一亭由亭達於橋  
由橋達於祠池蓄異魚環植佳木侈面貌而昭神貺  
也士人共樂之擺稱左野歌舞在道董為太和以迎  
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相喜賀願  
伐石紀其成則因于世旧上虞劉悌壻西秦張樸以  
來請紀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  
楹塞民灾蒞於衷誠非有一毫自為意故神之聽之  
雖遠而迓大庇於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  
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刻民之飢惟已足利水早勿



恤諉曰匪吾咎神勿顧咎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  
失其本矣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予嘗使越未能忘  
其民也既幸其獲蒙休神而尤有感於今之義特書  
之俾刻焉以告於來者而岩、泰山寔奄東魯龍駕  
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雨為御歛弓上征左右  
帝所維越在東則一其頌嘅彼槁乾沃之膏而旱火  
不光休氣布濩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民  
子廡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剡、瑶席椒糝載楡  
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魴鯉陸有稌稔至於來茲豐年  
其屨神功莫名樂哉此士維郡維邑皇受多祐

至樂齋記

古涪文君心之間為予言吾室環堵門闕落然孰使  
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  
且曰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來書不覩游  
談相高以是為至樂為人蓋有飲食而不知者未有  
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  
慾而好書頗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  
一日而舍書以教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  
詩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  
樂者予聞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

非書而讀書者少無定書易得常而不知其為可樂  
書肆而已雖讀之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畢而已雖  
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懸牙籤新若  
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免乎訊韓言藏歐言  
讀李繁輩其能果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  
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至矣有能知書  
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  
聞資稟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  
以歐陽子讀書為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  
蚤歲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某

氏破篋中求之以歸始為古文每嘆在夷陵欲求史  
漢一覘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尚尔迨其晚  
歲所藏僅万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  
方万里窮絕之處得之難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  
以移人而甚篤好或手自校讐或以立訓傳或以  
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為六一而樂之終身其  
得之、難而樂之、如此詩蓋言其平生之所得而  
寔天下之名言也彼謂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  
陽子之蚤歲今也坐一室中窻明几靜左右橫陳俯  
仰千載非芝編縹帙部居條列以為美也非虞初稗

官凡將急就以為博也非薰香摘艷以功也蓋有其  
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  
而有以樂之欤心之屬予記頽眊昏因記其所與予  
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浸趨於易則其  
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骨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廉訪簽事按臨吳興郡之吏民莫  
不洒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為明健決為  
斷深刻為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

藜藿不採蓋輿人之誦如此而予卧病荒園久絕情  
造請乃特枉車騎過之濶畧將迎高談朗詠淪茗從  
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間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  
乎甚昔吾嘗從事安西慎為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  
襄峴以出岐梁往來秦漢蜀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  
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絕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憇  
于錢塘以來茗雪凡天下之名山臣鎮雄偉而傑持  
孤峭而竒絕娟秀而宥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廩  
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間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  
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不密之語為慨嘆故

以林名菴以見吾竟願為我識之予以眊昏辭不可  
竊惟古之高入勝士胷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  
涉其藩其慮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  
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籍令岩居川覲其  
視嘉禾竒石縈絆耳晴嵐暖翠塵昧耳朝猿夜雀籠  
楹耳適足為吾病焉况方沉着富貴又安能使之  
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覘書之隙  
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体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欄  
舒眺撚髭索句嘲弄風月直欲與槩人墨客角其技  
或屏都騎載单舸上下林壑穷幽選勝忘其日晏其

視富貴為何如也林慮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雪林  
岳楚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尽在林菴中尚  
何俟予言夫以林菴之能誦抱負有見之當大宛厥  
蘊次猶當長諫官御史言聽志行使穷陬僻壤山巔  
澗隈之氓皆破其澤而支離流輩亦得與水石共老  
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尚平了婚嫁而恣游五  
岳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勉也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雪首扁舟訪  
樊廬靜專大雅温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

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曰君子而已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為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何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窺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惧其立於獨却笑來方無也故蘧伯玉耻獨為君子何耻也耻不

能使人皆為君子而已立於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為蘧伯玉徒使愚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為君子累楚之好隋漢之尚節義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彰學以求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末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夫寔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因名思義允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寔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寔勝

善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孜不息務寔也意  
謂務寔則其寔備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說  
繼衆君子後以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聞周  
君之先嘗濟廩任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旧君耻美  
象賢早有令譽宦輒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  
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  
之事盖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明堂之  
義而猶務寔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其識之予前言則  
陋矣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終

